

“共同富裕与教育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编者按:

乡村教育的出路在于认识自身长处、正视自身短处。唯有厘清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思考其解决路径,才能在扬长避短的实践中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继4月15日、4月22日,本报推出“共同富裕与教育发展”系列报道《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与育人模式改革》《教共体:促进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浙江方案》之后,今天推出第三期——

乡村教育如何办出自己的风采和特色



专家观点

怎么建设“小而美”的乡村小规模学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

要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振兴乡村,振兴乡村教育。

现实中,乡村小学与小学教学点在减少,虽然有乡村出生人口减少、人口外流、乡村城镇化等因素,但也折射出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的困境。

有一些乡村只是低水平地维持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这导致小学、小学教学点不是“小而美”而是“小而弱”。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在这里就读,加剧生源流失,进而使这些小学校、小学教学点不断衰退被撤并。只有切实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才能形成良好的乡村教育生态,减轻乡村学生上学的成本,从而让乡村学生接受好的教育,推进乡村振兴。

从教育角度看,乡村小规模学校,由于学校规模小,每个班就几人或十几人,这比“人满为患”的城市学校,更有利于推进小班化教学、个性化教学,实施因材施教。把学校办为“小而美”的特色学校,甚至可以吸引学生回流,以及为返乡创业人员解决孩子上学的后顾之忧。而把乡村小规模学校从“小而弱”建设为“小而美”,需要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要加强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对于乡村小规模学校,有的地方政府认为,这不但需要更多经费,而且管理难度大,还不如把学生集中到城镇学校。如此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不是办好每所乡村学校,而是变成了“教育移民”。如果让村民都到城市购房,乡村孩子都到城市学校上学,就会加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消失。还有的地方,存在以乡镇中心学校统筹的名义,截留、挤占、挪用、克扣乡村小学和小学教学点公用经费的问题,导致乡村小学、小学教学点的办学经费不足。应该以办好每一所乡村学校为出发点,保障每所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经费,同时改革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管理体系,不应再实行层层拨付的经费管理方式,让每所小规模学校拥有包括财权在内的办学自主权。

其次,要通过改革职称评审制度与提高教龄津贴标准等多种方式,切实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这一保障教师待遇的法定目标,但是不少乡村教师感慨自己已是“被平均”。由于乡村教师普遍职称较低,以初、中级职称为主,而工资又主要与职称挂钩,导致乡村教师的待遇还是偏

低。由于职称评定的名额限制、学历规定,有的乡村教师从教二三十年,还是初级职称,按初级职称算薪级工资。

最近,教育部等八部门启动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对长期在乡村学校工作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可按规定“定向评价、定向使用”,中高级岗位实行总量控制、比例单列,不受各地岗位结构比例限制。除此,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的最现实途径是提高教龄津贴标准。去年年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提高教龄津贴标准,绩效工资核定向乡村小规模学校、艰苦边远地区学校等倾斜,要尽快落实到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进,还出现了影响乡村教育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新问题。“双减”后,更强调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义务教育城乡不均衡、校际不均衡影响进一步放大:城市学校有课后服务;而有的乡村学校没有课后服务,或课后服务内容没有城市学校丰富。另外,由于城市学校推进课后服务全覆盖,有的乡村学校因没有家长接送问题并不开展课后服务(开展课后服务因放学时间晚反而会增加接送问题),而城市教师参加课后服务有加班费,这会拉大城市学校教师和乡村学校教师之

前的收入差距。

最后,必须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乡村学校的教育模式也是升学教育模式,这是单一升学评价体系之下的必然结果。而升学教育模式,正让乡村教育发展陷入悖论与困境。升学模式之下的乡村教育发展,是教育学生要离开家乡,“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这和振兴乡村并无多大关系,反而会导致乡村的人才都通过教育离开乡村,“逃离乡村”。这是发展乡村教育最大的悖论。另外,由于用考试分数评价学生和教师,乡村学校的“小规模”优势也难以发挥出来。为追求获得眼下的分数,不少乡村学校的办学也短视化、功利化,乡村教师无法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

要把乡村学校建设为“小而美”的学校,就必须结合乡村教育实际,构建能凸显乡村教育价值的乡村教育评价体系。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更重要的价值,是给每个孩子人生出彩的机会,不是把上名校作为其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形成“教育改变生活”的新教育观,并以此推进乡村教育模式改革、教学内容改革。如此,乡村教育才能办出自己的风采和特色。

乡村学校该有“换道超车”的底气与追求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蒋莉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思维成为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首要思维。换言之,振兴乡村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转变乡村教育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方式,推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学校如何从只重视效率转向注重生长性“关系”与长远结果?如何从关注学生的成绩与外在生长,转向关注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主能力的培养?乡村学校需要基于时代背景,尤其是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作出教育发展预测,并树立自觉的乡村文化自信,以调控乡村学校的未来发展航线。

用“换道超车”替换“弯道超车”。所谓“弯道超车”指仍坚持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依靠获得好生源、好教师、好教法等资源来取胜。乡村教育不应再执着于在应试教育赛道中与城市学校竞争资源、比拼赛跑。看待乡村教育应有自信,乡村教育

有乡村教育自身的优势。

根据一个乡村学校调研项目的前期间卷调研,53.64%的乡村校长、教师认为“乡村教育拥有自己的发展优势和特色,可以走出区别于城市的道路”,表明乡村校长和教师已从“刻意学习”走向“发现天赋”,看见乡村教育“换道超车”的可能性。

乡村教育确实存在着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教育行政部门的教师考核与评价集中于师德师风、学科教学技术与质量方面,而未关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关系。技术无法解决人的成长和幸福的问题,而文明才能实现灵魂的洗礼。立足乡村教育治理实践,需要从乡村教育的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等向度,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在理念维度,应警惕对传统乡土文明的绝对否定,而要立足于乡村教育振兴、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促进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的现代转型。

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实际应围绕三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的和谐

化。治理主体涵盖着和乡村教育有关的县域教育行政部门、乡镇村落的政府体系、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及家庭。学校、家庭、社会和教育行政部门四大主体应从各自为政走向达成共识、和谐化共治共建。因此可通过设计制度,引导主体达成一致理念。二是机制的协同化。从单一方面的自上而下走向主体间平等互通,如教育局、乡镇政府可就有关事项与学校、家庭等教育主体互通有无,协同化、合作化。三是治理目标的长治化。应从完成任务式的线性思维走向务实的、追求长治久安的长效性思维。

乡村小规模学校将为中国未来教育提供样板。首先,乡村小规模学校具有城市学校所缺少的优势,如自然环境;第二,乡村小规模学校易落实小班化教学,关注每个个体成长;第三,乡村家庭的教育内卷化程度稍弱,因此能减轻对学校的一部分压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将未来学校定义为:一是多样化,未来学校是多样而独特的,是专注本身基础以谋求向前发展;二是以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为本质追求,使学生具有应对未来不可预知因素及情境的能力;三是与自然界建立链接。而以上三个要素在乡村学校中更易得到实现。

目前,从个人行动角度来看,乡村校长、教师只能尽量减少干扰因素,充分调动和发挥自我驱动力和主体性,坚守教育的初心。

从乡村学校角度来看,乡村教育需要围绕“乡村儿童”为核心进行综合改革,从空间改造、课程改革、机制优化、互联网+教育、发展性评价和体制创新六大维度进行系统化综合改革。

从乡村教育生态角度来看,学校的专业化治理之道应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致力于推进简政放权,把“管办评”分离作为提升品质的突破;二是学校应致力于“共治、法治、善治”的学校治理能力提升与治理体系建设;三是学校应致力于营造师生“自由生长、终生成长”的教育生态,实现教育机会的更优质。

以系统性改革推动整体提升,才是唯一出路。



一线故事

建设一所开放共享的美丽乡村学校

□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校长 斯剑光

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是一所百年乡校,1905年由斯宅村斯氏家族创办,是浙江省百年名校。

2005年乡镇撤并,斯宅乡和陈蔡镇合并为东白湖镇,斯民小学由乡中心小学降级为完全小学。

由于城镇化的进程,乡村变得越来越空心化。斯民小学的学生人数从2005年的402人开始逐年减少。到2020年上半年,当时预计秋季一年级新生仅3人,全校学生不足60人,为创校百年来最少。

面对斯民小学的生源危机,诸暨市教体局认识到,像斯民小学这样的百年乡校必须生存下去,不能停办。教体局打破原先按户籍划片招生的政策,给予斯民小学跨区域开放招生的特殊政策,只要是小学适龄儿童,无论户籍在哪里,都可以来斯民小学读书,并且拥有学籍。

在当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下,2020年秋季,我们招到了外地学生13人,其父母大都属外省在诸暨市务工人员。其中一年级新生5人。东白湖镇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为学校配备了一辆校车。

2021年8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40分钟节目《斯民小学》,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这一年的秋季学期,学校有了专业美术教师和体育教师,乡中心校还专门给学校配备了一名专业音乐教师。其他各科的师资也得到加强。斯民小学的生源也逐渐回升到70人。

这批学生的加入,给斯民小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契合创校之始“为培养国民起见,不分畛域”的宗旨,学校气象为之一新。令人欣喜的是,由于学校有了人气,本村有些家长也把孩子从城里接回来入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来自杭州的家庭。一个偶然的机会,齐元(化名)的妈妈看到央视播出的《斯民小学》节目,觉得这里宽松包容的教学环境很适合自己的孩

子。孩子来到学校后仅仅2个月,变化就很大。这个现象给予我们启发,也使我们振奋。如果这些来自城市的家长再多一些,组成一个伴读团,会带来一种新空气,进而融入学校自身的文化,形成新的学校文化,由此建构开放共享的办学模式,激活这所百年乡校的生命力,开出新花,结出新果。

东白湖是蔡元培的祖籍地,斯宅村是儿童教育家斯霞的故乡。无论是历史人文资源和自然环境,斯民小学都有着大部分城市小学所缺少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设想,可以利用斯民小学特殊的优势,以及斯宅村的丰饶资源,建设一种新的学校教育和课程模式,具体为:上午学习国家课程规定的学科知识,下午开展由学校、家长、社会机构三方共建的美育课,如书法、绘画、自然植物等,在学好文化课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美育修养,发展个人艺术天赋,建设一所有特色、有魅力的美丽乡村学校;校



图为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小学师生共读。(金燕飞 摄)

学生数可控制在120人,即每班20人;打造一个伴读社区,让家长们围绕在学校周围,组成一个教育共同体,共同成长。

我们相信,这样的教育模式,会吸引一些对教育有追求的城市家庭,也能为乡村孩子在家门口提供高品质的教育,进而为他们未来的人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学校的活力会辐射到整个村庄,促进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资源双向流动,形成新型的乡村文化。这将为乡村振兴创造一个“斯民模式”。

建构乡村体艺课程,营造美育氛围

气与活力。近年来,学校始终坚持“融通教育,让每个生命更精彩”的办学理念,取得了温州市乡村“小而优”示范校等荣誉称号。学校以乡村体艺课程为亮点,加大学校空间美育氛围的营造,在硬件和软件上实现双重升级。近些年,学校生源已出现回流。

一、课程为本:打造“融通三原色”课程体系

在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之外,我们融合地域特色,加强乡土体艺课程建设;基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馆课相融,开发“融通三原色”课程体系——红色代表基础课程,黄色系代表特色课程,蓝色代表段本课程。在基础课程方面,我们提倡每个教师

要形成跟本学科核心素养有关的教学主张,逐步打造出教师自己的教学样式,如语文+阅读、数学+思维、科学+创客等。

特色课程即我们的“1+1”乡土体艺课程,学校着力打造“吾乡吾绘”绘本原创课程和“拳心拳意”跆拳道课程。“吾乡吾绘”创绘课程是以当地本土文化资源为起点,利用清祥周边的乡土文化实践体验,以更加有趣、多元的方式开展实践体验,让学生们在无边界、无距离的学习氛围中成长,激活他们创绘的能力。

为了更好地激扬学生个性,我们打造6项段本课程,在“一班一馆、一段一艺”理念的引领下,从一年级开始,以逐年加一的方式形成阶梯式发展模式,以馆课融合的方

式,让学生们学得更自由、更入境。

二、德育先行:增强师生设计乡村悦美学校的角色担当

学校本年学的德育工作除了常规动作外,还有两大亮点:一是校园十景的打造;二是设计助理岗位的招募。我们旨在给师生提供思索、筑梦的实验平台,让他们真实地体验一次次设计校园美好空间的生活跨界。这学期,我们陆续创造了“大地艺术”“开门见花”“我的学习空间”“种植园”等美景。在每一次的创景策划与实践中,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最后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出别样的校园美景,他们乐在其中,并享在其间。



图为瑞安市马屿镇清祥小学学生正在参观“吾乡吾绘”流动展。

□瑞安市马屿镇清祥小学校长 徐婕妤

瑞安市马屿镇清祥小学创建于1919年,有着百年岁月沉淀而又富有新时代的朝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